

景德傳燈錄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七世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三十六人

二十人見錄

南嶽般若啓柔禪師

筠州黃蘗法濟禪師

襄州洞山守初大師

信州康國耀和尚

潭州谷山豐禪師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

朗州滄谿璘和尚

筠州洞山清蘗禪師

蘄州北禪寂和尚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

湖南永安朗禪師

湖南潭明和尚

金陵清涼明禪師

金陵奉先深禪師

西川青城乘和尚

潞府妙勝臻禪師

興元普通封和尚

韶州燈峯和尚

韶州大梵圓和尚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

信州鵝湖雲震禪師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

韶州慈光和尚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

共州雲居山龍潭禪師

衡州大聖寺宇賢禪師

廬州北天王徽禪師

鄧州芭蕉山弘義禪師

眉州福化院光禪師

廬州東天王廣慈禪師

信州西禪欽禪師

江州慶雲真禪師

山凜禪師

師已上十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南嶽橫龍和尚

溫州瑞峯院神祿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鄂州黃龍誨機大師

洛京栢谷和尚

池州和龍和尚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十九人

十六人見錄

洪州大寧隱微禪師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

福州羅山紹攷禪師

西川慧禪師

建州白雲令弁禪師

虔州天竺義證禪師

吉州清平惟曠禪師

婺州金柱義昭和尚

潭州谷山和尚

湖南道吾山從盛禪師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

灌州靈巖和尚

吉州匡山和尚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

漢州綿竹縣定慧禪師已上三人無機錄語句不錄

潭州龍會山鑒禪師

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十三人

八人見錄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

郢州大陽山行沖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

蘄州三角山真鑒禪師

郢州興陽山和尚
國慧雲禪師

安州慧日院玄悟禪師
京兆大

秦寺彥賓禪師已上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藤霞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澧州藥山第七世和尚潭州雲蓋山和尚

洪州鳳棲山同安常察禪師法嗣素州仰山良洪

錄句不

吉州禾山無躬禪師法嗣廬山永安慧度禪師

吉州禾山契雲禪師
翠巖師陰禪師已上五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三人見錄

衡嶽雲臺藏禪師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

潭州雲蓋山澄覺禪師

廬山歸寂寺澹權禪師法嗣鄒州黃龍山和尚已上二人

無機緣語句不錄

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歸宗第四世弘章禪師歸宗寺巖密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池州愁山章禪師法嗣一人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

洪州雲居山懷岳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揚州風化院令崇禪師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

梓州龍泉和尚雲居山住緣和尚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荷玉山光慧禪師法嗣無機緣語句不錄

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筠州上藍慶禪師洞山教禪師第五世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金峯從志大師法嗣洪州大寧神祥禪師已上二人

無機緣語

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益州崇真和尚 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

襄州谷隱智靜大師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

襄州靈谿山明禪師
真上坐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撫州曹山慧霞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嘉州東汀和尚華州華嚴正慧大師
聖上坐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

潭州報慈藏嶼禪師法嗣益州聖興寺存和尚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六人見錄

洋州龍穴山和尚 唐州大乘山和尚

襄州延慶歸曉大師 襄州含珠山真和尚

含珠山璋禪師第二世機緣語句合珠山偈和尚已上二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三人見錄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

紫陵第二世微禪師

興元府大浪和尚

洪州同安威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陳州石錫和尚

中同安志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石門山第二世慧徹禪師

襄州廣德義和尚法嗣三人見錄

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

朔州上泉無機緣語句不錄廣德周和尚

京兆香城和尚法嗣

歸州羅紋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杭州瑞龍院幼璋禪師法嗣

西川德言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隨州護國守澄禪師法嗣八人見錄

隨州智門守欽大師

護國第二世知遠大師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

潭州延壽和尚

護國第三世志朗大師

潯州香爐峯二人和尚無機緣語北盤龍山

洛京靈泉歸仁禪師法嗣襄州石門寺道和尚已上二

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京兆永安院善靜禪師法嗣大明山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蘄州烏牙山彥實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號

盧氏常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七人六人見錄

西川靈龕和尚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

幽州傳法和尚

益州淨衆歸信禪師

青峯第二世清免禪師

鳳翔長平山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祥州大巖白和尚法嗣

印州碧雲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行思禪師第七世

韶州雲門山文偃禪師法嗣

南嶽般若寺啓柔禪師 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如何

師曰新羅人草鞋 問如何是千聖同歸底道理師曰未達

苦空境無人不歎嗟 師上堂聞三下板聲大衆始集師因

示一偈曰妙哉三下板諸德盡來參旣善分時節今吾不再

三師次住荆南延壽後住京兆廣教院示滅

筠州黃蘗山法濟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與天

下人作勝樣 師上堂示衆曰空生大覺中如海一漚發各

各當人無事又上堂良久曰若識得黃蘗帳子平生行脚事

畢珍重

襄州洞山守初宗慧大師初參雲門雲門問近離什麼處師曰揸度雲門曰夏在什麼處師曰湖南曰什麼時離湖南師曰去秋曰放汝三十棒師曰過在什麼處曰江西湖南便恁麼師於言下頓省師住後僧問迢迢一路時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直待雨淋頭曰諸聖作麼生師曰入泥入水

問心未生時法在什麼處師曰風吹荷葉動決定有魚行問師登師子坐請師唱道情師曰晴乾開水道無事設曹司

曰恁麼即謝師指示師曰賣鞋老婆脚趂趂

上師擊切下七逆切

問如何是三寶師曰商量不下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十字街頭石師子問如何是免得生死底法師曰見之不取思之三年問離却心機意識請師一句師曰道士著黃冠裏坐問非時親觀請師一句師曰到處怎生舉曰據現定

舉師曰放汝三十棒曰過在什麼處師曰罪不重科 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出水後如何師曰漢水正東流 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金州客 尼問車住牛不住時如何師曰用駕車漢作麼 問如何是納僧分上事師曰雲裏楚山頭決定多風雨 問海竭人亡時如何師曰難得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雲在青天水在餅 問有無雙泯權實兩忘究竟如何師曰楚山頭倒卓曰還許學人領會也無師曰也有方便曰請師方便師曰千里萬里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柳栗木拄杖曰見後如何師曰竇八布衫 問如何是佛師曰灼然諦當 問萬緣俱息意旨如何師曰獲瓦裏石人賣棗團 問如何是洞山劒師曰作麼僧曰學人要知師曰罪過 問乾坤休著意宇宙不留心學人只怎麼師又作麼生師曰峴山亭起霧灘峻不留船

問大衆雲臻請師撮其樞要略舉大綱師曰水上浮漚呈五色海底蝦蟇叫月明問正當怎麼時文殊普賢在什麼處師曰長者八十一其樹不生耳曰意旨如何師曰一則不成二則不是

信州康國耀和尚 僧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汝向觸體後會始得曰古人道觸體裏薦取又如何師曰汝還薦得麼曰怎麼即遠人得遇於師去也師曰莫謾語好

潭州谷山豐禪師

亦任興元府普通院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雪嶺梅華綻雲洞老僧驚

師上堂示衆曰俊馬機

前異遊人肘後懸既參雲外客試爲老僧看才有僧出師便打云何不早出頭來

潁州羅漢匡果禪師

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了問和尚

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向什麼處去如何躊對師曰久後遇

作家分明舉似曰誰是知音者師曰知音者即不恁麼問
問如何是羅漢境師曰松檜古兒 問鑿壁偷光時如何師
曰錯曰爭奈苦志專心師曰錯錯

朗州滄谿璘和尚 僧問如何是滄谿境師曰面前水正東流
問如何是滄谿家風師曰入東便見 問是法住法位世間
相常住雲門和尚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見麼曰錯師曰錯錯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錯 師因事有頌曰天地指前徑
時人莫彊移个中生解會眉上更安眉

筠州洞山普利院第八世住清稟禪師泉州僊遊人也姓李
氏幼禮中峯院鴻謐爲師年十六福州太平寺受戒初詣南
嶽參惟勁頭陀未染指及抵韶陽禮祖塔迴造雲門雲門問
曰今日離什麼處曰慧林雲門舉拄杖曰慧林大師恁麼去
汝見麼曰深領此問雲門顧左右微笑而已師自此入室印

悟乃之金陵國主李氏請居光睦未幾復命入澄心堂集諸
方語要經十稔迎住洞山 開堂日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
衆當觀第一義師曰也好消息只恐汝錯會 僧問雲門一
曲師親唱今日新豐事若何師曰也要道却

蘄州北禪寂和尚悟通大師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黃州來
師曰在什麼院曰資福師曰福將何資曰兩重公案師曰爭
奈在北禪手裏何曰在手裏即收取師便打

洪州泐潭道謙禪師 僧問如何是泐潭家風師曰闍梨到
來幾日 問但有纖毫即是塵不有時作麼生師以手掩兩
目 問當陽舉唱誰是聞者師曰老僧不患耳聾

廬州南天王永平禪師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撒沙
問如何是南天王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
且領前話 問久戰沙場爲什麼功名不就師曰只爲眠霜

卧雪深曰恁麼即罷息干戈束手歸朝去也師曰指揮使未到你作

湖南永安朗禪師 僧問如何是洞陽家風師曰入門便見曰如何是入門便見師曰客是相師 問如何是至極之譚師曰愛別離苦

湖南潭明和尚 僧問如何是湘潭境師曰山連大嶽水接瀟湘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便令知時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百惑謾勞神

金陵清涼明禪師 江南國主請師上堂小長老問凡有言句盡落方便不落方便請師速道師曰國主在此不敢無禮金陵奉先深禪師 江南國主請開堂日才升坐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便云果然不識鈍置殺人時有僧出禮拜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賴遇道了也曰如何領

會師曰速禮三拜師又拈曰大衆汝道鈍置落阿誰分上

西川青城大面山乘和尚 僧問如何是相輪峯師曰直聳

煙嵐際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入地三尺五 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興義門前鼙鼓曰學人不會師曰朝打三千暮

打八百

谿府妙勝臻禪師 僧問如何是妙勝境師曰龍藏開時貝

葉分明 問金粟如來爲什麼却降釋迦會裏師曰香山南

雪山北曰南瞻部洲事又作麼生師曰黃河水急浪華麤

問心心寂滅即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一條濟水貫新

羅 問遠嚮雲門南北縱橫四維上下事作麼生師曰今日

明日

興元府普通封和尚 僧問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震動

乾坤 問如何是普通境師曰庭前有竹三冬秀戶內無燈

午夜明

韶州燈峯淨原和尚 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山河大地普
真如大衆若得真如者即隱却他山河大地若不得者即違
他古德至言衆中道得者出來道不得即各自歸堂珍重
僧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不著力

韶州大梵圓和尚

師上堂示衆曰大衆好个時光直須

努力時不待人各自歸堂參取本善知識去 僧問大衆雲

集請師舉唱師曰有疑請問 師因見聖僧便問僧此个聖

僧年多少僧曰恰共和尚同年師喝之曰遮竭牛不易道得

澧州藥山圓光禪師 僧問藥嶠燈連師當第幾師曰相逢

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問水陸不涉者師還接否

師曰蘇嚕蘇嚕 師問新到僧南來北來曰北來師曰不落

言詮速道曰某甲是福建道人善會鄉譚師曰參衆去曰灼

然師曰踣跳便打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什麼
信州鵝湖山雲震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闍梨不是
師問僧近離什麼處曰兩浙師曰還將得吹毛劍來否僧展
兩手師曰將謂是个爛柯仙元來却是樗蒲漢 問如何是
鵝湖家風師曰客是主人相師曰怎麼即謝師周旋師曰難
下陳蕃之榻

廬山開先清耀禪師 僧問如何是燈燈不絕師曰青楊翻
遞植曰學人不會師曰無根樹下唱虛名 問披雲一句師
親唱長慶今朝事若何師曰家家觀世音 問如何是披雲
境師曰一鉶綠水安窻下便當生涯度幾秋 問如何是長
慶境師曰堂裏老僧頭雪白曰二境同歸應當別理師曰在
處得人疑 問古澗寒泉誰人能到師曰乾曰怎麼即到也
師曰深多少

襄州奉國清海禪師

僧問青青翠竹盡是真如何是真

如師曰點瓦成金客聞名不見形曰怎麼即禮謝下去也師曰昔時妄想至今存問承古人云見月休觀指歸家罷問程如何是家師曰試舉話頭看問放過即東道西說不放過怎生道師曰二年同一春

韶州慈光和尚

僧問即心即佛誘誨之言不涉前蹤如何

指教師曰東西且置南北事作麼生曰怎麼即學人罔測也師曰龍頭蛇尾

潭州保安師密禪師

僧問輟芥投鋒時如何師曰落在什

麼處

梁山云落
在汝眼裏

問不犯辭鋒時如何師曰天台南嶽曰便

怎麼時如何師曰江南湖南

前台州瑞巖師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楚王馬氏請住金輪

僧問如何是金輪第

一句師曰鈍漢 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

問如何是祖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怎麼即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溫州溫嶺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福清人也本邑天竺寺出家得法於瑞巖久爲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 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沈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坐躡前偈而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曰朋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明彥

法大師後嗣天台長壽師太平興國元年示滅壽百有五歲

前懷州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禪師清河人也姓張氏唐天祐中遊化至此山節帥施俸錢建法宇奏賜紫衣號超慧大師大張法席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

問如何是君王劒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
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 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
後有人說法也無師曰慙愧佛 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
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
問切急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 問如何是大疑
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蓋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生
盤中弓落蓋 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丈竿頭五兩垂
師將順世有僧問百年後鉢囊子什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
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什麼人得師曰待海鷺
雷聲即向汝道言訖告寂

洛京栢谷和尚

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
不及鳳凰也 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墜蟬人機

傳燈錄卷二十三
池州和龍和尚 僧問如何是祖祖相傳底心師曰再三囑
你 問如何是從上宗旨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到得麼

問省要處乞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懷州玄泉第二世和尚 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
理豈同盡 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艷
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
鼓韻啞人解唱木人歌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 僧問四山相向時如何師曰紅日不
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羣峯何伸向背
問二龍爭珠時如何師曰力士無心獻奮迅却沈光 問雪
峯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
能收

前福州羅山道閑禪師法嗣

洪州大寧院隱微禪師豫章新淦人也姓楊氏誕夕有光明
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二十於開元寺
智徧律師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法寶大師導以師子在窟
出窟之要因之省悟盤桓數稔尋迴江表會龍泉邑宰李孟
俊請居十善道場始揚宗致 師上堂謂衆曰還有騰空底
麼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上眉從茲
出倫去莫待白頭兒 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
如何師曰喪 問資福和尚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草鞋
破 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即今怎麼生曰如何是通信
師曰九江路絕 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
竟如何師曰腳踏地 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露曰還殺人
也無師曰作麼 問如何是龍泉劒師曰不出匣曰便請出
之師曰星辰失位 問國界安寧爲什麼珠不現師曰落在

什麼處周廣順元年辛亥金陵李氏嚮德召入居龍光禪苑

後改名
表先

署覺寂禪師暨建隆二年辛酉隨江南李氏至洪井住大寧精舍重敷玄旨其年十月示疾二十七日剃髮澡身升堂辭衆安坐而逝明年二月六日歸葬于吉州吉水縣遵遺誡也壽七十有六臘五十六諡玄寂禪師塔曰常寂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玄旨諸耆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師在泉州招慶大殿上以手指壁畫問僧曰那個是什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沙汰時向什麼處去來僧無對師却令僧去問演侍者演曰汝什麼劫中遭此難來其僧迴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坐他後聚一千衆有什麼用處僧乃禮拜請別語師曰什麼處去也清八路舉仰山插锹話問師古人意在叉手處意在插

欽處師曰清上坐清應諾師曰還曾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下語只要上高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 師到雙巖雙巖長老覩師風彩乃曰某甲致一問問闍梨若道得便捨院道不得即不捨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一時拈向那邊著只如和尚決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舉經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斯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作差別雙巖亦無語師曰雪峯道底 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坐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僧問曰因什麼不識觸淨水不肯受師下牀拈起淨鉢曰遮个是淨主事無語師乃撲破淨鉢師自爾道聲遐播衆請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于堂室 師謂衆曰希逢一个

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若有同生何妨一展 僧問師子未出
窟時如何師曰俊鷄趁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
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貶
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翻身 問十二時
中如何趣向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著 問文殊與維摩對譚
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那邊著也 問如何是和尚家
風師曰較得著是好手 問無煙之火是什麼人向得師曰
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眉毛
在 師見新到僧才上法堂乃舉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
下去師曰作家作家 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
麼時又作麼生僧無對 師問國泰瑄和尚古人道俱胝只
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
名超一切人國泰豎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州客

師有師叔在廨院患甚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乃迴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 有一僧曾在師法席辭去住庵一年後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乃露曾問曰汝道我有多少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什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 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興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 問學人拏雲攫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拶破汝頂曰也須仙陀去師乃棒趁出 師別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希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鳳子合應知師住明招山四十載語句流布諸方將欲遷化上堂告衆囑付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故百寶光明汝

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昔日鶴林今日和尚師以手拂眉曰
莫孤負麼又說偈曰鷲刀叢裏逞全威汝等應當善護持
火裏鐵牛生犢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安坐寂然長往今
塔院存焉

衡州華光範禪師 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
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
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 問如何是佛法
中事師曰了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 上堂有數僧爭出問話師曰但一時
出來問待老僧一時答却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答
師曰得 問學人乍入叢林祖師的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慧禪師初參羅山羅山問什麼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

發開元即今事作麼生羅山揖曰喫茶去師良久無言羅山曰秋氣稍暖去羅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戶牖當軒者誰羅山乃喝師良久羅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捫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在繩牀上坐師直入到身邊叉手立光問什麼處來師曰猶待荅話在師便下去光拈得拄杖拂子下僧堂前見師提起拂子問曰闍梨喚遮个作什麼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建州白雲令弁和尚 師上堂謂衆曰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 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爭多 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旣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即不難曰便請師唱師曰夜靜水清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虔州天竺義登常具禪師 初參羅山棲泊數載後因羅山

在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羅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問聖皇請命大衆臨筵請師舉師曰領領曰怎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作麼生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 師上堂云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云不是作家出去

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 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 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婺州金柱義昭照和尚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云開門作活僧云忽遇賊來又怎麼生師曰然 有新到僧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子勢僧擬欲近前師曰賺殺人師因事而有頌曰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

懷底那能解差互

潭州谷山和尚 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乃起去 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你向什麼處覓曰挂角後如何師曰走湖南瀏陽道吾山從盛禪師 師初住高安龍迴有僧問如何是覲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 問如何是龍迴家風師曰縱橫射直 問如何是靈源師曰嫌什麼曰近者如何師曰如人飲水 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爭奈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 師上堂示衆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 僧問承古人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即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即一路得通諸路亦然曰什麼諸路僧近前立師曰靈鷲煙霄外鈍鳥不離窠 問承教中有言順法身萬象俱寂

傳燈錄卷三
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什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 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 師頌石鞏接三平曰解擘當曾箭因何只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 師有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巖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祖 又有白牛頌曰我有古壇具曰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透孤峯頂迴來暫跨虎谿頭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 上堂示衆曰覲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 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忍 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 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沒却汝

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
師曰瞌睡漢

前安州白兆山志圓禪師法嗣

朗州大龍山智洪弘濟大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即汝是

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 問如何是微妙師曰

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邊 問如何是極則處師

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

襄州白馬山行雷禪師 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

蝦蟇吞却月 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向南看北斗

郢州大陽山行冲禪師第一 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

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才近前師曰去

安州白兆山竺乾院懷楚禪師第二 僧問如何是句句須

行玄路師曰公路直到湖南 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
嗣龍潭 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
句元在遮裏曰未審在什麼方所師曰遮鈍漢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人也姓王氏初住郢州大陽山
爲第二世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
祥雲起寶壽峯前震法雷師次住安州慧日院後遷止蘄州
四祖山爲第一世年七十時遺偈云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
髮顚顚鎮鎮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楊祖教白兆承宗訣日日
告兒孫勿令有斷絕淳化四年癸巳八月二十三日入滅年
八十八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

第三世住

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

尚爲什麼說得許多周遊者也師曰爲你周遊者也曰請和
尚即古即今師以手敲繩牀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 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真詮即不問如
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只此便是否師
曰是什麼僧咄師亦咄 問僧近離什麼處曰下寨師曰還
逢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棒
蘄州三角山真鑒禪師第四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
誰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堦

前潭州藤霞和尚法嗣

澧州藥山和尚第七 師上堂謂衆曰夫學般若菩薩不懼
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
不出曰爲什麼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 問如何是藥
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 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
不曾震曰爲什麼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
吼底事如何師曰蓋國無人知

前潭州雲蓋山景和尚法嗣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 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戶

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果接待往來賓曰怎麼即

謝供養師曰怎生滋味 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

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幽州潭柘水從實禪師 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个中無紫皐

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 師問僧作什麼來曰親近

來師曰任汝白雲朝嶽頂爭奈青霄不展顏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

不曾通 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

是九世剎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 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

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前廬山歸宗懷惲禪師法嗣

歸宗寺弘章禪師

第四世住

僧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疑來

多少時也

問小船渡大海時如何師曰教些子曰如何得

渡師曰不過來

問枯木生華時如何師曰把一朵來

問泯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是什麼

前池州嵇山章禪師法嗣

隨州雙泉山道虔禪師

僧問洪鍾未扣時如何師曰絕音

響曰扣後如何師曰絕音響

問如何是在道底人師曰無

異念

問如何是希有底事師曰白蓮華向半天開師後住

安州法雲院示滅

前洪州雲居第四世懷岳禪師法嗣

楊州風化院令崇禪師

第一世住

舒州宿松人七歲出家二十登

戒契緣於雲居智岳和尚開法於信州鵝湖廬州節帥周本

於維楊西南隅創院請師居之 僧問如何是敵國一著某
師曰下將來 問一棒打破虚空時如何師曰把將一片來
澧州藥山忠彥禪師第八 僧問教云諸佛放光明助發實
相義光明即不問如何是助發實相義師曰會麼曰莫便是
否師曰是什麼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雲嶺龍
昌月神風洞上泉

梓州龍泉和尚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在闍梨
分上 問學人欲跳萬丈洪崖時如何師曰撲殺

前筠州洞山道延禪師法嗣

筠州上藍院慶禪師初遊方問雪峯如何是雪峯的意雪
峯以杖子敲師頭師應諾峯大笑師後承洞山印解居于上
藍 僧問如何是上藍無刃劒師曰無僧曰爲什麼無師曰
闍梨諸方有

前襄州鹿門山處真禪師法嗣

益州崇真和尚 僧問如何是禪師曰澄潭釣玉兔 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泥捏三官土地堂

襄州鹿門山第二世譚和尚志行大師 僧問如何是實際

理地師曰南瞻部洲北鬱單越曰怎麼即事同一家也師曰隔須彌在 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從什麼處來曰江北

來師曰南堂裏安下 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戊亥年生

襄州谷隱智靜悟空大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轉身處師曰

卧單子下 問如何是道師曰鳳林關下曰學人不會師曰

直至荆南 問如何是指歸之路師曰莫用伊曰還使學人

到也無師曰什麼處著得汝 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時師曰

不異如今曰不異底事作麼生師曰如來密旨迦葉不傳

廬山佛手巖行因禪師者鴈門人也未詳姓氏早習儒學一

巨捨俗出家志求真諦乃遊方首謁襄陽鹿門山眞禪師師資道契尋抵江淮登廬山山之北有巖如五指下有石窟深邃可三丈餘師宴處其中因號佛手巖和尚不度弟子有鄰庵僧爲之供侍常有異鹿錦囊鳥馴繞其側江南國主李氏嚮仰三遣使徵召不起堅請就棲賢寺開法不踰月潛歸巖室僧問如何是對現色身師豎起一指法眼別云未一日示有微疾謂侍僧曰日將午吾去矣侍僧方對師下牀行數步屹立而化巖頂上有松一株同日枯瘁壽七十餘國主命畫工寫影備香薪焚爇收遺骨塔于巖之陰

前撫州曹山第二世慧霞禪師法嗣

嘉州東汀和尚 僧問如何是却去底人師曰石女紡麻纊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扇車關櫟良計斷
前華州草庵法義禪師法嗣

泉州龜洋慧忠禪師本州僊遊縣人也姓陳氏九歲依本山出家既具戒杖錫觀方謁草庵和尚草庵問曰何方而來師曰六眸峯來草庵曰還具六通否師曰患非重瞳草庵然之師迴故山屬唐武宗廢教例爲白衣暨宣宗中興師曰古人有言上昇道士不受錄成佛沙彌不具戒法遂過中不食不字而禪乃述偈三首曰雪後始詣松桂別雲收方見濟河分不因世主教還俗那辨雞羣與鶴羣多年塵事謾騰騰雖著方袍未是僧今日修行依善慧滿頭留髮後然燈形容雖變道常存讓俗心源亦不昏更讀善財巡禮偈當時何處作沙門師始從參禮以至返初示滅未嘗下山葬于無了和尚塔之東隅二百步目爲東塔經數載其塔忽圯裂連階丈餘時主塔僧將發之於夜宴寂中見西塔定身言曰吾之遺質既勞汝重瘞今東塔不煩更出也塔主稟平靈感召檀信重修

補嚴飾迄今香燈不絕時謂陳沈二真身是也其無了禪師
嗣馬祖事迹廣如別章

前襄州含珠山審哲禪師法嗣

洋州龍穴山和尚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騎虎唱
巴歌 問大善知識爲什麼却與土地燒錢師曰彼上人者
難爲酬對

唐州大乘山和尚 問枯樹逢春時如何師曰世間希有
問如何是四面上事師曰升子裏跔跳斗子內轉身

襄州鳳山延慶院歸曉慧廣大師 僧問言語道斷時如何
師曰兩重公案曰如何領會師曰分明舉似洞山 問如何
是鳳山境師曰好生看取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識麼

襄州含珠山眞和尚

第三住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

師曰含珠密意同道者知曰恁麼即不假羽翼便登翠嶺也

師曰鈍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昧不得曰磨後如何師曰黑如漆

前鳳翔府紫陵匡一大師法嗣

并州廣福道隱禪師 僧問如何是指南一路師曰妙引靈機事澄波顯異輪 問三家同到請未審赴誰家師曰月應千家水門門盡有僧

紫陵微禪師

第二

僧問如何是紫陵境師曰寂照燈光夜

已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猿啼虎嘯 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磐陀石上栽松栢

興元府大浪和尚 僧問既是喝河神爲什麼却被水推却師曰隨流始得妙倚岸却成迷

前洪州鳳棲山同安威禪師法嗣

陳州石鏡和尚

僧問石鏡不磨還照也無師曰前生是因

今生是果

前襄州石門山獻禪師法嗣

石門山乾明寺慧徹禪師

第二

問金烏出海光天地與此

光陰事若何師曰龍出洞兮風雨至海嶽傾時日月明

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露柱挂燈籠

問師唱誰

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片雲生鳳嶺樵子處處明 問如何

是和尚家風師曰解接無根樹能燒海底燈 問如何是祖

師西來意師曰少林澄九鼎動浪百華新 問如何是佛法

大意師曰三門外松樹子見生見長 問一毫未發時如何

師曰弄善不調弓箭透三江口 問如何是佛師曰樵子度

荒郊騎牛草不露

前襄州萬銅山廣德義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延和尚

第二

初謁廣德義和尚作禮而問曰如何

是和尚深深處曰隱身不必須巖谷闌闌堆堆覩者希師曰
恁麼即酌水獻華也曰忽然雲霧靄闌梨作麼生師曰采及
不虛施曰大衆看取第二代廣德師次踵山門聚徒開法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魚躍無源水鷲啼萬古松

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臘月死蛇當大路觸著傷人不奈
何 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時師曰盛夏曰輪新霽後汝莫
當輝瞪目觀曰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後師曰孤輪罷照鷲峯
頂汝報巴猿莫斷腸 問如何是作得無閒業師曰猛火然
鑪煮佛喋 師因事有頌曰才到洪山便採根四平八面不
言論他家自有眠雲志蘆管橫吹宇宙分

前隨州隨城山護國寺澄禪師法嗣

隨州龍居山智門寺守欽圓照大師 僧問兩鏡相對爲什
麼中間無像師曰自已亦須隱曰鏡破臺亡時如何師豎起

拳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額上不帖膀

隨城山護國知遠演化大師

世第二住

僧問舉子入門時如何

師曰緣情體物是作麼生

問乾坤休駐意宇宙不留心時

如何師曰揔是戰爭收拾得却因歌舞破除休 問直截根

源佛所印摘葉尋枝我不能意旨如何師曰罷攀雲樹三秋

果休戀碧潭孤月輪

安州大安山能和尚崇教大師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打起南山鼓唱起北山歌 問如何是三冬境師

曰千山添翠色萬樹鎖銀華

潁州薦福院思禪師

曾在唐州天目山

僧問古殿無佛時如何師

曰梵音何來又問不假修證如何得成師曰修證即不成

潭州延壽和尚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煬帝

以汴水爲榮老僧以書湖池畔

隨城山護國志朗圓明大師

第三世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

嗣阿誰師曰淨果嫡子疎山之孫

問如何是萬法之根源

師曰空中收不得護國不能該

前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法嗣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 僧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

曰昨夜三更月上峯 問維摩寂默是說不是說師曰暗裏

石牛兒超然不出戶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 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什麼來師

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 問迦葉上行衣何

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挂出塵衣

前鳳翔府青峯和尚法嗣

西川靈龕和尚 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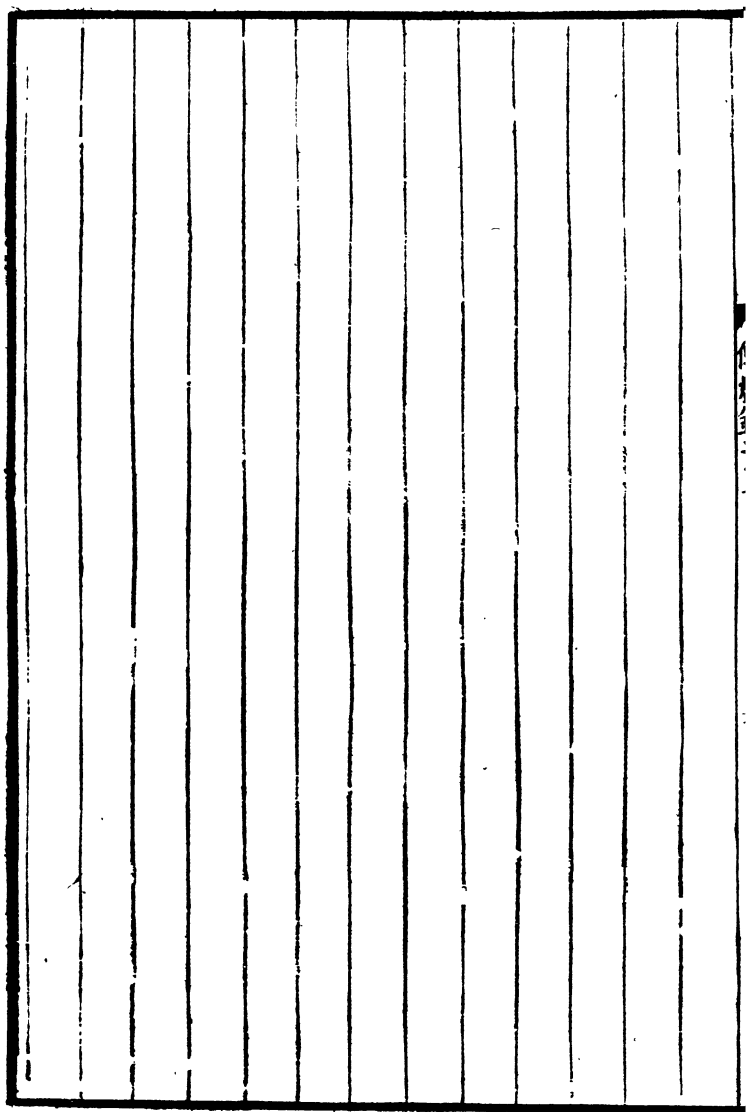
佛春來草自青 問碌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京兆紫閣山端已禪師 僧問四相俱盡立什麼爲真師曰
你什麼處去來 問渭水正東派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 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遠千聖師曰
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 問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
白雲幽師曰無木挂千金曰挂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辨
幽州傳法和尚 僧問教意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
線秀古洞白雲深 問別人爲什麼徒弟多師爲什麼無
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 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
萏滿地派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 問不假浮囊
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蓑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
青峯山清免禪師^{第二} 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爲誰開師
曰飲者方知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轉他無一滴四

海自滔滔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三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吉州清原山行思禪師第八世七十四人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法嗣七人見錄

金陵清涼文益禪師

襄州清谿洪進禪師

金陵清涼休復禪師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潞州延慶傳躬禪師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

福州僊宗契符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福州僊宗洞明大師

泉州福清行欽禪師

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一人見錄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

婺州國泰瑫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

傳燈錄卷三
福州昇山白龍道希禪師法嗣五人見錄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

福州白龍清慕禪師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

漳州報勛玄應禪師

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七人

六人見錄

泉州報恩宗顯大師

金陵龍光澄忙禪師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

郴州太平清海禪師

連州慈雲慧深大師

郢州興陽道欽禪師

漳州保福清谿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處州福林澄和尚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襄州鷲嶺第二世通和尚

杭州龍華志球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仁王院俊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

漳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

漳州龍興裕禪師

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六人見錄

韶州大歷和尚

連州寶華和尚

韶州月華和尚

南雄州地藏和尚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

韶州後白雲和尚

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二人見錄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

澧州藥山可瓊禪師

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灌州羅漢和尚

襄州洞山守初禪師法嗣

潭州道崧禪師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鄂州黃龍誨機禪師法嗣九人

見七人錄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

棗樹第二世和尚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

嘉州黑水和尚

鄂州黃龍智顯禪師

眉州福昌達和尚

常州慧山然和尚無機緣語句不錄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六人

見五人錄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

婺州普照瑜和尚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

處州涌泉究和尚

衢州羅漢義和尚

福州興聖調和尚一人無機緣語句不錄

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大龍山景如禪師

大龍山楚勛禪師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

襄州白馬行霽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白馬智倫禪師

安州白兆山懷楚禪師法嗣三人見錄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

蘄州自南禪師

禪師已上二人無

果州永慶院繼勳機緣語句不錄

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谷隱知儼禪師

襄州普寧法顯禪師

廬山歸宗弘章禪師法嗣一人見錄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

鳳翔府紫陵微禪師法嗣

鳳翔府大明和尚二人無機緣語

錄句不

襄州石門山慧徹禪師法嗣二人見錄

石門山紹遠禪師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

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二人見錄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陳州靈通和尚一人見錄

襄州廣德延和尚法嗣一人見錄

廣德周禪師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法嗣漢州靈龕山和尚一人見錄

隨州護國知遠禪師法嗣東京開寶寺常普大師一人見錄

行思禪師第八世

前漳州羅漢桂琛禪師法嗣

昇州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人也姓魯氏七歲依新定智通

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

威化于明州鄞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採儒

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
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長慶法會雖緣心未息而海衆推
之尋更結侶擬之湖外旣行值天雨忽作溪流暴漲暫寓城
西地藏院因參琛和尚琛問曰上坐何往師曰邈迤行脚去
曰行脚事作麼生師曰不知曰不知最親切師豁然開悟與
同行進山王等四人因投誠咨決悉皆契會次第受記各鎮
一方師獨於甘蔗洲卓庵因議留止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
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初開堂日中
坐茶筵未起四衆先圍繞法坐時僧正曰師曰四衆已圍繞
和尚法坐了師曰衆人却參真善知識少頃升坐大衆禮請
訖師謂衆曰衆人旣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
人方便珍重便下坐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問著僧方申
問次師曰長老未開堂不答話子方上坐自長慶來師舉

先長慶稜和尚偈而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
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什麼
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什麼撥
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
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
衆常不減千計 師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只恁麼便散
去還有佛法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遮裏作麼若有大市裏
人聚處亦有何須到遮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法門義海華
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個教中有遮个時節若有試舉
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什麼交涉所以
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
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去還會麼莫
只恁麼念策子有什麼用處 僧問如何披露即得與道相

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即與道不相應 問六處不知音時如
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
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
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
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
知根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
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
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
如此用多少氣力 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个
是汝不問底指 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
人問指和尚爲什麼對月師曰爲汝問指江南國主重師之
道迎入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

師上堂謂衆曰古人道我立地待汝觀去山僧如今坐地待

汝觀去還有道理也無那個親那個疎試裁斷看 問洪鍾
才擊大衆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 問如何
是古佛家風師曰什麼處看不足 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
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巧偽 問古人傳衣當記
何人師曰汝什麼處見古人傳衣 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
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 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
曰方便呼爲佛 問聲色兩字什麼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
上坐且道遮个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問處透聲色即不難
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 問瑞草不凋時如何
師曰謾語 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
茶堂內商量 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真个 問如
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 問千
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揔是 問簇簇上來

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 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 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什麼百年 問如何是正真之道師曰一願也教汝行二願也教汝行 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 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即今也無嫌處 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蹋著 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 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與未質名起未名 問亡僧衣衆僧唱祖師衣什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什麼衣 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什麼奉獻曰無有一物 師曰日給作麼生 師後遷住清涼上堂示衆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即寒熱即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

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已者其惟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只隨時說話上坐今欲會萬物爲已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人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坐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即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坐於非色中作色解即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坐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什麼用處上坐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 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 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什麼法當著上坐曰爭奈日夕何師曰閑言語 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 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 問如何是法身師

曰遮个是應身 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汝道是第二

義 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

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

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拈云山上恁麼祇對

眼亦只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 師與悟空禪師向火

拈起香起問悟空云不得喚作香起兄喚作什麼悟空云香

起師不肯悟空却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東禪齊拈云叢林

法眼須有此語若恁麼會還夢見也未除此外別作麼生會

法眼意上坐既不變作看起喚作什麼別下一轉子看要知

上生乎 因僧齋前上參師以手指簾時有二僧同去卷簾

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拈云上生且作麼生會有云為伊不

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 因雲門問僧什麼處

來云江西來雲門云江西一隊老宿寢語住也未僧無對僧

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遮僧勘破

師問僧什麼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

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

曰是真實是虛妄師問僧什麼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

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師問僧什麼處來曰泗州禮拜

大聖來師曰今年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

州不到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

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資曰東畔打羅聲

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

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僧曰掇

不恁麼

法燈別云當時但瞞眼向師歸宗別云和尚只是不信某甲

有俗士獻師畫障

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個是汝心俗

士無對

歸宗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

僧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未林羅萬

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

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

速而至玄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斤滯磨昏凡舉
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
者不可勝紀以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
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沐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
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
已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鄉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
曰無相嗣子天台山德韶吳越國師文遂江南國師慧炬高麗國師等一
十四人先出世並爲王侯禮重次龍光泰欽等四十九人後
開法各化一方如本章敘之後因門人行言署玄覺導師
請重謚大智藏大導師三處法集及著偈頌眞讚銘記詮注
等凡數萬言學者繕寫傳布天下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州僧在地藏時居第一坐一日有
二僧禮拜地藏和尚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

曰汝自魏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曰未審上坐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焉可爲人修憤然上法堂請益地藏地藏指廊下曰典坐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不生性爲什麼爲生之所留修曰筍畢音成竹去如今作篋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在曰紹修所見只如此上坐意旨如何師曰遮个是監院房那个是典坐房修禮謝師後住有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麼生師曰汝但舉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什麼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倚上坐出衆擬問次師曰遮勿毛驢猗渙然省悟倚後住天平山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人姓王氏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旣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尋宗匠緣會地藏和尚法眼章述之後繼

法眼住撫州崇壽甲辰歲江南國主創清涼大道場延請居之 上堂示衆曰古聖才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遮个方便奇特只如諸上坐初生下時有个什麼奇特試舉看若道無即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麼生通得个消息還會麼上坐幸然有奇特事因什麼不知去珍重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麼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 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 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即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即色 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悟空一句師曰兩句也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什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什麼不銜華師曰見四祖 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

問古人得个什麼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个什麼即不休歇去
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
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 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
目菩提師曰問取觸體後人 問如何是諸佛本源師曰汝
喚什麼作諸佛 問雨華動地始起雷音未審和尚此日稱
揚何事師曰向上坐道什麼曰怎麼即得遇清涼也師曰實
即得 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什麼處得遮
个問頭師平日居方丈唯毳一轆每晒同參法眼多爲偈頌
晉天福八年癸卯十月朔日遣僧往報恩院命法眼禪師至
方丈囑付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屢遣使
候問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並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
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高臺遙禮清涼深加哀慕仍
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撫州龍濟山主紹修禪師

初與大法眼禪師同參地藏所

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法眼忽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師曰不撥萬象法眼曰說什麼撥不撥師懵然却迴地藏地藏問曰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地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曰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地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地藏曰兩個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曰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地藏曰汝喚什麼作萬象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覲于法眼法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故法眼先住撫州崇壽大振宗風師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師上堂示衆曰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即是凡夫凡夫若知即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

於佛法中有个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 問見色便見心
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 問如何
得出三界師曰汝恁問不妨出得三界 問當陽舉唱誰是
委者師曰非汝不委 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喚什麼作萬
法 問教云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
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師曰把將
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什麼言 師有時示
衆曰聲色不到病在見聞言詮不及過在脣舌 僧問離却
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 問如何是學人心師
曰阿誰恁麼問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遮个還壞也
無師曰不壞曰爲什麼不壞師曰同於大千 問如何是觸
目菩提師曰特地令人愁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汝問
西來意我即向汝道 問巨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

問纖毫不隔爲什麼覲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 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似漆

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覲不見曰爲什麼覲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 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

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荷玉麼曰學人不曾師曰不會夏末問曹山師著偈頌六十餘首及諸銘論畢經略要等並行于世

杭州天龍寺秀禪師

號龍巖

師上堂謂衆曰諸上坐多少無

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个歇處因什麼却與別人點檢若怎麼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怎麼去早落第二頭學人揔不怎麼上來師

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麼即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汝且莫詐明頭問承古有言二人俱錯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汝何不自檢責曰恁麼即人天有賴也師曰汝不妨靈利本國署清慧大師

潞州延慶院傳躬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个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什麼物師曰道什麼僧擬進語師曰遮漆桶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住江州悟空院有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什麼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什麼身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你師因有頌曰南臺靜坐一鑪香亘日凝然萬事忘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前福州僊宗契符清法大師法嗣

福州僊宗洞明真覺大師 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濬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弃本逐末

泉州福清廣法大師行欽初住雲臺院 師上堂謂衆曰還有人鑒得出麼若有人鑒得是什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鑒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坐大家道取 問如何是譚真逆俗師曰客作漢問什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真師曰喫茶去 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 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 師問僧汝念什麼經曰法華經師曰彼此話墮

前杭州天龍重機大師法嗣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明記

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前婺州國泰瑯禪師法嗣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 僧問如何是齊雲境師曰龍潭徹底清鳥龜得繼名曰莫即遮个便是麼師曰道高龍虎伏八僊連太平 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即波瀾曰莫只遮个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閤梨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絕雲生

前福州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法嗣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曾任黃蘗 上堂示衆曰還有人證明麼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若是祖宗門中怪及什麼處恁麼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磬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 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

空絕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什麼曰怎麼即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 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什麼曰怎麼即徒勞側聆師便喝出 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 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麼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 僧問如何是吹毛劒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怎麼即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

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什麼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 問如何是靈峯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釘出兩條渌水若圖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 僧問本無迷悟爲什麼却有衆生師
曰話墮 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嗣何方師曰特謝
證明曰恁麼即白龍當時親受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
莫錯認定盤星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縣人也姓吳氏幼出
家於本州開元寺九佛院稟具探律乘閱大藏終衰乃之福
州謁白龍希和尚印可心地却歸本州清谿會清谿長老罷
唱保福庵于貴湖一見以同道相契豁命檀信於庵之西青
陽山創室請師宴處二十餘載開寶三年屬泉州帥陳洪進
仲子文顯任漳州刺史於水南創大禪苑曰報劬屢請師住
持固辭不往師之兄仁濟爲軍校文顯因遣仁濟入山述意
勤懇師不得已出時參學四集僅千五百人隨從入院大啓
法筵 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

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什麼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陳帥以師之道德聞于

太祖皇帝賜紫衣師號開寶八年將順世先七日遺書辭陳守仍示一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爲薪不續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日誡諸門人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有亂規矩言訖坐化陳守傷歎盡禮送終茶毗收靈骨於院之後山建浮圖

前泉州招慶法因大師法嗣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大師初住興國有僧問新豐一派興國分流祖嗣西來請師舉唱師曰也在新豐得些子時曰恁麼即法雨霽霽羣生有賴也師曰莫閑言語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

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迴旋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
如何提接師曰眨上眉毛著曰恁麼即一機顯處萬緣盡
師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鸚毛
師後住報恩有僧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
遮个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華
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
麼即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膩問不責上來聲
前一句請師直道師曰汝自何來曰恁麼即是遇明師也師
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
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譚何事師曰
非汝所聆

金陵龍光院澄忞禪師廣州人也姓陳氏幼出家於本州觀
音院年滿納戒於韶州南華寺尋遊方抵于泉州參法因大

師印悟心地後住舒州山谷寺 有僧新到師問什麼處來
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爲什麼教禮渡
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又住齊安龍光前後三處聚徒說
法終于龍光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

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

天下僧曰莫便是麼師曰是即牢收取 問大作業底人來
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爲什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 家男女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 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爲
什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 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
未審今日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華異草嶺頭
生 問如何是句中中人師曰好辨

連州慈雲普廣大師慧深

僧問匿王請佛旣奉法於當時

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悵舉揚師曰不煩再

問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

第二世住

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

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什麼

前婺州報恩寶資禪師法嗣

處州福澄和尚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勿幡幘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即有分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前處州翠峯從欣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諸官已結人天會報恩今日事如何師曰閤梨到諸方分明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鳥飛急奔騰兔走頻

前襄州鷲嶺明遠禪師法嗣

襄州鷲嶺通和尚

第二

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

尚得道未審什麼人報師曰謝你報來

前杭州龍華寺志球禪師法嗣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

僧問承古有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

如何是向上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怎麼即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此蹋步上來作什麼

前漳州保福院可儔禪師法嗣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

初開堂升坐良久謂衆曰諸上坐若

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坐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舌頭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僧問絕妙宗風請師垂示師良久僧曰怎

麼即頓決疑情便契心源向上宗乘如何言論師曰待汝自悟始得

前潭州延壽寺慧輪禪師法嗣

廬山歸宗第十二世道詮禪師吉州安福人也姓劉氏生惡輩血鬚亂禮本州思和尚受業聞慧輪和尚化被長沙時馬氏僭竊與建康接壤師年二十五結友冒險遠來參尋後馬氏滅劉言有其地王逵復代劉言逵疑師江表謀者乃令捕執將沈于江師怡然無怖逵異之且詢輪和尚輪曰斯皆爲法忘軀之人也聞老僧虛譽故來決擇耳逵悅而釋之仍加禮重師棲泊延壽經十稔輪和尚歸寂乃迴廬山開先駐錫乾德初於山東南牛首峯下結茅爲室開寶五年洪帥林仁肇請居筠陽九峯隆濟院闡揚宗旨本國賜大沙門號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

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山中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絕僧徒例試經業師之徒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比擬忘言合太虛免教和氣有親疏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時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經太平興國九年南康知軍張南金先具疏白師然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卧粥稀後坐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師雍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夜跌坐白衆而順寂壽五十六臘三十

七茶毗舍利塔于牛首庵所師頗有歌頌流傳於世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李四

曰比來問自己爲什麼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個是汝不問底諸餘

前韶州白雲祥和尚法嗣

韶州大歷和尚初參白雲白雲舉拳曰我近來不恁麼也師領言禮拜自此入室 任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破草鞋 問如何是無爲師乃擺手 問施主供養將何報荅師以手撚髭僧曰有髭即撚無髭如何師曰非公境界 師在暗室坐有僧來不審師乃與一掌僧不測

連州寶華和尚 師上堂示衆曰看天看地新羅國裏和南不審曰消萬兩黃金雖然如是猶是少分又曰盡十方世界是木羅漢幞竿頭上道將一句來又曰天上龍飛鳳走山間虎嘯猿啼拈向鼻孔道將一句來 僧問如何是寶華境師

曰前頭渌水後面青山僧曰不會師曰末後一句 師問僧
什麼處來曰大容來師曰大容近日作麼生曰近來合得一
瓮醬師曰沙彌將一碗水來與遮僧照影 因有僧問大容
云天賜六銖披挂後將何報荅我皇恩大容云來披三事納
歸挂六銖衣師聞之乃曰遮老凍餼作恁麼語話大容聞令
人傳語云何似奴緣不斷師曰比爲拋磚只圖引玉 師見
一僧從法堂階下過師乃敲繩牀僧曰若是遮个不請拈出
師喜下地問之並無說處師乃打 師有時戴冠子謂衆曰
若道是俗且身披袈裟若道是僧又頭戴冠子大衆無對
韶州月華和尚初謁白雲雲問曰業个什麼師對曰念孔雀
經白雲曰好个人家男子隨鳥雀後師聞語驚異遂依附久
之乃契旨尋住月華有僧問如何是月華家風師曰若問家
風即荅家風曰學人問家風師曰金銅羅漢 師問僧什麼

處來曰大容來師曰東路來西路來曰西路來師曰還見彌陀麼僧良久禮拜師曰禮拜月華作麼師入京上堂有一官人出禮拜起低頭良久師曰擊雷之機徒勞佇思有老宿入到法堂顧視東西曰好个法堂且無主師在方丈聞之曰且坐老宿問曰玄中最的猶是龜毛兔角不向二諦中修如何密用師曰側曰怎麼則拗折拄杖割斷草鞋去也師曰細而詳之

南雄州地藏和尚 上堂有僧問既是地藏地藏還來否師曰打開佛殿門裝香換水師與大容和尚在白雲開火路大容曰三道寶階何似箇火路師曰甚麼處不是

英州樂淨含匡禪師 開堂曰謂衆曰摩竭提國親行此令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側耳無功問如何是樂淨家風師曰天地養人問如何是樂淨

境師曰有功貪種竹無暇不栽松曰忽遇客來將何供養師
曰滿園秋果孰要者近前嘗問不坐菩提坐直過那邊如
何師曰放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斬新世界
特地乾坤問龍門有意透者如何師曰灘下接取曰學人
不會師曰喚行頭來問但得本莫愁末如何是本師曰不
要問人曰如何是末師乃豎指問如何是樂淨境師曰滿
月團圓菩薩面庭前梭樹夜叉頭有僧辭師問什麼處去
曰大容去師曰大容若問樂淨近日有何言教汝作麼生祇
對僧無語師代曰但道樂淨近日不肯大容因師請打鉢
次有僧問古人種種開方便門和尚爲什麼却攔截師曰牢
下檟著

韶州後白雲和尚初開堂登坐謂衆曰不審從上宗風不
容佇思然念諸佛初心劫禮後代相承事須有方便三十年

後不得埋沒若是高賢上士不在其流後學初心汝个入路
看取大衆頭上若也不會聽葛藤去也師良久又曰上至諸
佛下至含識共个真心且阿那个是諸人心莫是情與無情
共一體麼恁麼見解何似三家村裏旣如是不得又作麼生
會直下會得早是自相鈍置若據祖師門下豈立遮个階梯
眨上眉毛早是蹉過何況聲前薦得句後投機會中還有知
音麼去却擔簦請截流相見時有僧禮拜師曰俊哉龍象蹴
踰潤無邊三乘五性皆惺悟僧擬再伸問師曰去 問古琴
絕韻請師彈師曰伯牙雖妙手時人聽者稀曰恁麼即再遇
子期也師曰笑發驚絃斷寧知調不同 問昔日靈山一會
梵王爲主未審白雲什麼人爲主師曰有常侍在曰恁麼即
法雨霽電羣生有賴師曰汝莫遮裏賣梳子

前朗州德山緣密大師法嗣

潭州鹿苑文襲禪師 僧問遠遠投師請師接師曰五門巷裏無消息僧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長樂坡頭信不通澧州藥山可瓊禪師第九後住江陵延壽 僧問請師答話師曰好曰還當得也無師曰更問僧問曰巨嶽不曾乏寸土師今苦口爲何人師曰延壽也要道過曰不申此問焉辨我師師喝其僧禮拜師便打

前西川青城香林澄遠禪師法嗣

灌州羅漢和尚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井中紅餒日裏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遙指浮桑曰那邊 問如何是羅漢鏡師曰地連香積水門對聖峯山問既是羅漢爲什麼却受人轉動師曰換却眼睛轉却觜觥

前鄂州黃龍誨機禪師法嗣

洛京長水紫蓋善沼禪師 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

鎌刮骨薰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 問才生便死時如何師
曰賴得覺疾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 僧問如何是納師曰針去線不迴曰
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豎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
何師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 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
時如何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棗樹和尚二 問僧發足什麼處曰閩中師曰俊哉曰謝
師指示師曰屈哉 僧鋤地次見師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
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評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
歸堂舉似第一坐第一坐曰和尚近日可畏爲人切師聞之
乃打第一坐七棒第一坐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打怎麼師
曰枉喫如許多年鹽醋又打七棒

興元府玄都山澄和尚 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

曰動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
下鼓 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

初參黃龍黃龍問曰雪覆蘆華時如何黃

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黃龍又曰猛烈師又曰不猛烈黃龍
便打師因而省覺自爾契緣化行黑水

鄂州黃龍智顓禪師

第三

僧問如何是黃龍家風師曰待

賓釘僊果

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即此一問是何

源曰恁麼即諸佛無異路去也師曰延平劒已成龍去猶有

刻舟求劒人

眉州昌福達和尚

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

何師曰謝師兄指示

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

師兄遮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即得 問國

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力作何形狀師

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中異妄計不浮沈曰便怎麼去時如何師曰翹天日落把土成金

前婺州明招德謙禪師法嗣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初開堂升坐欲坐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鷄兒麼放一個出來看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劒輪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始出師曰看好精彩僧擬申問師曰什麼處去也

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鋸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拶師後住南明有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奈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怎麼即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誑謊人天作麼

婺州普照瑜和尚 上堂未坐謂衆曰三十年後大有人向
遮裏亡鋒結舌去在還會麼的然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
上來機 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
後如何師曰狐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曰當衙者喪
問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師乃頌曰決在臨鋒處天然
師子機頻呻出三界非祖莫能知

婺州雙谿保初禪師示衆曰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
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 僧問九夏靈峯劍
請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僧曰千般徒設用難
出觸體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處州涌泉究和尚 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
放出一个來 時有僧才出師曰還知喪命處麼曰學人咨
和尚師曰什麼處去也 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擻

日師子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 問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鷄亦迷蹤

衢州羅漢義和尚 上堂衆集有僧才出禮拜師曰不是好底僧曰龍泉寶劍請師揮師曰什麼處去也曰恁麼即龍谿南面盡鋒銚師曰收取 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前朗州大龍山智洪禪師法嗣

大龍山景如禪師第二住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 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才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朗州大龍山楚勛禪師第四住 上堂良久曰大衆只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道理便見茫然還知麼

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時有僧出展坐具曰展即徧周沙界縮即絲髮不存展即是不展即是師曰你從什麼處得來曰恁麼即展去也師曰勿交涉 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什麼謾我 問亡僧遷化向什麼處去也師曰阿彌陀佛 僧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 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坐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 問佩劍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前襄州白馬行齋禪師法嗣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眞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舐牆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

師曰已成八字

前安州白兆山第二世懷楚禪師法嗣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 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

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石火雷光已經塵劫

僧問如何是爲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

逢人告人

前襄州谷隱智靜禪師法嗣

谷隱知儼禪師登州人也受業於本州鵲山得法於前谷隱

智靜禪師繼踵住持玄侶臻萃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

阿誰師曰白雲南傘蓋北 問如何是迦葉親聞底事師曰

速須作却 問如何是諸佛照不著處師曰問遮山鬼窟作

麼曰照著後如何師曰咄精怪 問千山萬水如何登涉師

曰舉步便千里萬里曰不舉步時如何師曰亦千里萬里

襄州普寧院法顯禪師 僧曰曩劫共住爲什麼不識親疏
師曰誰曰更待某甲道師曰將謂不領話 問萬水千山如
何登涉師曰青霄無閒路到者不迷機

前廬山歸宗第四世住弘章禪師法嗣

東京普淨院常覺禪師者陳留人也姓李氏幼習儒學絕無
干祿之意志樂山水頗以遊覽爲務至廬山歸宗禪師會下
聞法有悟遂求出家未幾歸宗將順寂命師撫之曰汝於法
有緣也後濟衆人莫測其量也仍以披剃事囑諸門人訖然
後示滅師至唐乾化二年落髮明年納戒於東林寺甘露壇
尋遊五臺山還上都於麗景門外獨居二載間有北隣信士
張生者請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叩師垂誨師乃隨宜開誘
張生於言下發悟遂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
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即如常張生倍加欽慕曰

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裨丈室師欣然受之至後唐天成三年遂成大院賜額曰普淨師以時機淺昧難任極旨苟啓之非器令彼招誘譴之咎我寧不務開法每月三八施浴僧道萬計師常謂諸徒曰但得慧門無墮則福何滯哉一日給事中陶穀入院致禮而問曰經云離一切相則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曰給事見个什麼陶欣然仰重自是王公大人屢薦章服師號皆却而不受以開寶四年十二月二日示疾十一日告衆囑付訖右脇而化壽七十有六臘五十有六今法嗣繼世住持彌盛

前襄州石門山第三世慧徹禪師法嗣

石門山紹遠禪師

牀四

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

曰十方無異類揭覺鳳林前問先師歸於鴈塔當仁一句請師垂示師曰修羅掌內擎日月夜叉足下蹋泥龍

問金龍不吐凡間霧請師舉唱鳳皇機師曰白眉不展手

長安路坦平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布袋盛烏龜 問如

何是石門境師曰孤峯對鳳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中

殘雪處處分輝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滴瀝非旨趣千

山不露身 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白牛露地卧青谿

問生死之河如何過得師曰風吹河葉浮萍草 問如何是

三乘教外別傳一句師曰羊頭車子入長安 問生死浪前

如何話道師曰毛袋橫身絕飲啄青谿常卧太陽春 問如

何是道師曰山深水冷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金槌擊金鼓

問天陰日不出光輝何處去師曰鐵蛇橫大路通身黑似煙

鄂州靈竹守珍禪師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錫帶胡中

土瓶添漢地泉 問迷悟不入諸境時如何師曰境從何來

曰怎麼即入諸境去也師曰龍頭蛇尾漢

前洪州同安志和尚法嗣

朗州梁山緣觀禪師 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資楊水

急魚行溢白鹿松高鳥泊難 問大衆雲集白鹿一句請師

闡揚師曰近日居何國土又曰梁山高挂秦時鏡光壽門風

不假燈 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龍生龍子鳳生

鳳兒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葱嶺不傳唐土信胡人謾說

太平歌 問如何是從上傳來底事師曰渡水胡僧無膝袴

背駝梵夾不持經 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南華裏曰爲什

麼在南華裏師曰爲汝問正法眼 問如何是納衣下事師

曰密 有端長老訪師晤坐譚話時有僧問二尊不並化爲

什麼兩人居方丈師曰一亦非 師有頌曰梁山一曲歌格

外人難和十載訪知音未嘗逢一个 又頌曰紅燄藏吾身

何須塔用新有人相肯重灰裏邈全身

據元延祐湖州本寫補

前襄州廣德第二世延和尚法嗣

襄州廣德周禪師僧問見話不學時如何師曰徧界沒靜人誰是知音者曰如何是知音者師曰斷絃續不得歷劫響泠泠僧問不教有言阿逸多不斷惱不修禪定佛記此人成佛無疑此理如何師曰鹽又盡炭又無曰鹽盡炭無時如何師曰愁人莫向愁人道道向愁人愁殺人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四

